

今天我們啟講大經的第一天。在講經之前，一般的規矩是先講玄義。照天台家的規矩是先說五重玄義。五重玄義是將這部經甚深玄妙的義理分成五個部分先介紹出來。介紹玄義的用意是引起聽者的興趣，這一部大經還沒有涉及，先對於裡面的這些道理都能知道個大概，能夠提高聽經、讀誦的興趣。我們講堂的前身是法施會，法施會雖然成立了很久，可是我們並沒有一個講堂。在最初，我們是借用同修的場所舉辦講經的活動，以後也曾經有個時期教學，我們租用房舍也租了好幾年。一直到我們圖書館的成立，我們才正式有個活動的場所。而圖書館之建立的因緣，可以說是諸佛菩薩送給諸位的，為什麼？任何人都沒有想到。我們圖書館是自然成就，沒有向外化緣，沒有向外勸募，並且也沒有心搞這個圖書館，都是人家送到面前來，看看不得不搞了，所以可以說是諸佛菩薩把這個道場送來。你們大家有福報，我沒有福報，為什麼？有了道場你看我天天得講經。你們同學們說，哪天到仙跡岩去玩玩？我沒有這個道場，我天天都去玩；有了這個道場，你看一直到現在都沒有空到山上去玩過。所以道場之建立，你們大家有福報。諸位繼續不斷的在修福，將來一定有更大的道場，這機緣沒有成熟，機緣成熟了，一定有大道場在後面等著我們。

法施會從民國六十年我們啟講的是《華嚴經》，所以這法施會的名稱叫「華藏法施會」。諸位曉得，華藏兩個字從哪來的？從《華嚴經》來的，「華藏世界品」來的。由此可知，我們這些年來所弘揚的都是以《華嚴》教義為中心。今天我們講的《法華經》，《法華經》是天台最主要的一部經典，我們在許多的註疏當中都是天

台家祖師所造的，都是依照天台的規矩。這部經啟講的因緣可以說相當久了，記得我在五十八、九年的時候，在念佛團，蓮友念佛團，講《彌陀經疏鈔》，《彌陀經疏鈔》過去講過一遍，四年講圓滿。當時他們的道場主人王天民老居士就啟請，希望《疏鈔》講完之後接著講《法華經》。我也答應。但是到第二年，王天老就過世了，他老人家往生，念佛團重新又改組，我們因緣不足，以後就離開念佛團。那個時候我們有個同修非常發心，就在第一公司孔居士他的辦公室，我們就換到第一公司九樓去繼續講《疏鈔》，《疏鈔》圓滿是在第一公司圓滿的。

我答應王天老的事情耿耿於懷，一直沒有因緣來講這部大經。諸位要曉得，這部大經一個星期講一次，如果進度要快一點的話，至少得四年才能圓滿。你們看看這個分量，不亞於《彌陀經疏鈔》，所以總得四年講圓滿。我們到哪裡去找一個道場能讓我們在那裡講四年？這是相當不容易。現在圖書館是我們自己道場，不受任何限制，我們可以安心在此地細論《法華》。由於我們一向都是在學《華嚴》，這次我們採取的註解是採取《法華大成》，《大成》是清朝大義法師作的，他這註解的名字叫《大成》，顧名思義就是集《法華經》的大成，也是說集《法華經》歷代註解的大成。大義法師是學華嚴宗的，所以他的玄談不是用五重玄義，是用的十門開啟，跟我們的講堂就非常適合。

在前些年，《法華經大成》這個本子實在是好，可以說《法華經》所有古註裡面最便利於初學，是一部好書。這部書在《法華經》相當於江味農居士的《講義》在《金剛經》一切註解當中這種地位。由於這個原因，因為在過去答應王天老，又沒有機緣來講，所以我就發了個心，把這個講義印了一千部送給各地方同修們結緣，這都是早年的事情。現在我們圖書館已經沒有幾本，數量不多。那

個本子，就是我們印的本子，原本是《卍藏經》裡面的本子。《卍藏經》在日本的原本是線裝書，全套有七百五十冊，五本是一函，它有函套的，五本一函。現在在台灣翻印就是一函印成精裝的一本，這一本原書是五本。

《法華經》在最初我也很留意，因為我在台中學經先後學了三十幾部，但是都是小部頭的，當然有大乘經，可是這部頭不大，這在修學過程當中根基還是不穩固。所以我在民國五十年出家之後，再回到台中，希望跟老師學一部大部經，把自己的基礎打下來。而那個時候所選的就是選《法華經》，所以《法華經》的註解我就蒐集了大概有三十種，帶了這麼多註解到台中，準備跟李老師學《法華經》。這一到台中，李老師正好在講《楞嚴經》，他就說算了，《楞嚴》和《法華》也是一樣，分量也差不多，我正在講《楞嚴》你就學《楞嚴》好了，你要學《法華》我又多費事。為了省他的事情，把《法華經》的註解都裝在箱子裡，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看過。

學《楞嚴》，《楞嚴》註解一本也沒有預備，那時候在市面上能找到的只有兩種，一種是圓瑛大師的《楞嚴經講義》，另外一種就是台南慶芳書局出版，孫仲霞編的《楞嚴直解》。但是慶芳書局把著作人的名字把它去掉，所以大家看到那本書不曉得是什麼人註的。封面上題字的好像是隆道法師，所以有人認為這隆道法師註的。我還遇到一個學者，他研究《楞嚴經》，說隆道法師的《楞嚴直解》。我當時我就諷刺他一句，那個時候正好《大藏經》出版了，《大藏經》封面是于右任題的，我就說于右任編的《大藏經》也出版了。讀書連著作的人都沒有搞清楚，這要不得，這是太粗心、太大意。所以找不到要考證，到底是哪個人作的，這是慶芳書局疏忽。

但是《大正藏》的本子有一個遺憾，就是經文不具足。它每一

段註解前面，就經文從這一句到哪一句，當中都省掉，有前有後。所以讀《大成》一定要把《法華經》的經文放在旁邊對照著讀，這是對讀者的一個不方便。但是已經是相當不容易，我們從《藏經》裡頭抽出來印的這個本子。大概今天講經的因緣成熟了，你們諸位都是法華會上的人。何以故？我在香港講經，又遇到《法華大成》，就是這個本子，這是木刻版本，經文全部會進去，不用再拿《法華經》對照。沒有這個本子我們講經講台上要擺兩本書，要擺經文、擺註解，這一本就具足。當然這個本子好，字也大，但是很不容易得到的。

大義法師《大成》的本子是依賢首教義來寫，前面是十門開啟。要依照十門開啟的規矩，首先要講的「教起因緣」。如果從教起因緣要講到經題，大概總得三個月才能講得到。智者大師當年九旬談妙，是講的五重玄義，那個時候天台家是天天講講九十天，玄義講九十天。我想我們的玄義大概至少也要講十次，或者還要超過一點。我看到這個本子前面有《法華經》的「弘傳序」，這篇東西也很好，大義法師的註解也註得很詳細，所以這「弘傳序」我們也可以細細講講，對於《法華經》之傳、三譯，以及感應，都提到。

今天我們採取《大成》的本子，我們不按它的順序，它這個解釋經題是擺在第九，玄義的第九門，我們把它搬到前面來，第一天就叫同修們聽到經題，這是講台上權通的辦法，方便法。這個方便法也不是從我開始，讀圓瑛法師的《楞嚴經講義》，他就開始，《楞嚴經講義》是用賢首家十門開啟的方法來解釋這玄義，但是他老人家第一個就是解釋經題。所以圓瑛法師也見到現在人的根性，就是第一天聽經就希望能聽到經題。我們今天也知道同修們希望聽到經題，我們現在開始講經題。今天的經題我列了一個表，將來每次我們都有表解，而且表解都是根據註解的綱領、綱要，諸位看這張

表解。在經題裡面我們分兩段，第一個叫通名，第二個才是解釋經名。

【《妙法蓮華經》】

發明宇宙人生的祕奧，真理實相，這叫做『妙』；指導一切眾生權實修學正確的軌道，就正確的方法，這叫『法』；經中世尊開示我們久遠劫前本具的果地，這是用『蓮』來比喻；融會貫通不二圓滿的大道，這用『華』來做比喻；應聲佛事，後代結集記錄下來這些言教，我們稱之為『經』。本經的經題是釋迦牟尼佛自己說的。依照系列立題的規則，本經是法喻立題，「妙法」是法，「蓮華」是比喻，是以法喻立題。先說通別，就是題有通題、有別題。就本經來說，經題裡面來講，「妙法蓮華」這四個字是本經專用的，其他經沒有，別於眾經，這是本經的別題。「經」之一字，凡是佛所說的都叫做經，所以經是通題。這是首先要交代的。

如果就教行理來說，也各有通別。所謂教，教就是教學、教育。由此可知，在佛法裡面我們實在看不到宗教的跡象，今天把佛教當作一個宗教，冤哉枉也。佛教是教育，是屬於教學。既是教育，一切眾生各個都要接受，接受教育是好事情。如果是宗教，我們可以學、可以不學，你宗教目標要上天堂，我還不喜歡天堂，我覺得人間滿好的，我可以不學。但是這是教育，教育是開智慧的，無論在天上人間，沒有智慧就不能解決問題，我們在學校裡求學為的就是開智慧。佛教教學給我們是最圓滿、最究竟、最徹底的智慧，有了智慧就有能力，有能力就能夠處理一切事務。佛教教學，既然講了教學，可見得不是為自己，是為一切眾生。一切眾生根性不相同、程度不相同、愛好不相同，因此佛的教學設施也是因人而異、因時而異、因處而異。這在一切大經裡面我們常常看到，諸佛菩薩所謂是「無有定法可說」。這就是說教別，在教項裡面它是有差別，

不是一樣的。但是共同的，是一音演唱，同是佛說，譬如講阿含、講小乘、講人天、講緣覺、講菩薩、講一乘成佛之道，這些全是世尊親口所說，都是佛所講的，這是同。有別、有同。

這個教學的目的是要修正我們的行為，假如要不是為了修正我們的行為，諸位想想，教學的目的又何在？思想、行為有了錯誤必須要修正，這就叫做修行。哪些是錯誤的思想？佛指出我們幾大類，貪瞋痴慢，這是不好的思想。縱然是慈悲喜捨，如果有心去做，雖是好事，並不是究竟。這些統統都叫做病態。思想上有偏見、有差錯，行為當然就不能得其正了。什麼思想才是正確的？什麼行為才是正當的行為？佛在了義經典裡面告訴我們，見了性之後，真心用事，這個時候思想絕對正確，一切行為當然是正當的，所謂是正知、正見、正行。在最高的徹悟之下，這個行是通的，所謂佛佛道同，成了佛一樣的見解、一樣的行為，圓滿至善。但是在沒有成佛之前是有等差的，譬如說人天善惡的標準跟小乘善惡的標準就不一樣、就有差別，小乘邪正的標準與菩薩邪正的標準那又不相同，菩薩有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有十地，每個階段的標準又不相同，這叫做別。真正到了同，就是入不二法門，那就通了。在沒有入不二法門之前，我們行是別，入不二法門這個行是通的。本經佛教給我們依照這部經典所講的理論、方法來修行，遊化於四方自行化他，這是別行。這個方法可以教我們成佛，教我們證無上結果，這是通行，方向是一致的，這是行的通。

教與行，諸位要曉得，都要根據一個理論，那要沒有理論做根據怎麼行？所以這個後頭要講理的。理一，沒有二，就真理只有一個，理是一，這就是通。但是理雖然是一個，佛在這經裡面名字可是太多了，譬如說叫真如，真如是一個名字，又叫本性、又叫第一義諦、又叫涅槃、又叫不二法門，名字一大堆，實際上一樁事情、

一個理。為什麼要建立這麼多名字，把我們這初學人搞得迷惑顛倒，是不是釋迦牟尼佛變魔術？不是。這是佛的大慈大悲，怕我們執著，說一個名字我們就執著這個名字相，死在言說之下，不能懂得他的意思。佛說種種名字，就曉得這名不一定的，隨便給它取什麼名都可以，不要執著這個名字，要懂得它的義理。在《大論》裡面，《大智度論》我們也正是在講著的，《大智度論》上說，「般若是一法，佛說種種名」，或者說實相、或者說實所、或者說實事（實實在在的）、或者說知見、或者說大乘家業、或者說平等大慧，這些個別號，別號很多，我們要懂得，他說的是一個理，一理無二理。佛說這些話都是給我們做增上緣，誘導我們契入實所。言語千萬不能執著，執著言語、執著文字，就難了。

但是我這樣的教諸位，你說好了，好，我從今天起（你們正在學校念書），好，我念書不求甚解，我也不要去做研究，看一遍就算了。到時候考試不及格，你來找我的麻煩。這是真的，你們要學我這個樣子，你們考試保險不及格。為什麼現在你學不得？你的功夫不到，諸位要曉得這個道理。什麼功夫不到？你心不清淨，你沒有定功；你的心清淨、功力夠了，不要言語。但是這種功夫不是一蹴就可成就，要相當時日的訓練，現在還是要努力的，還是要讀，還是要用心意識去分別，為什麼？你沒有辦法離開心意識。如果你現在真的把心意識都放下，我相信你絕不在惠能之下，世出世間一切法一接觸就通達，確實是如此。

但是說來容易，放下沒那麼簡單，這是要在境界裡頭不斷的去磨鍊，行解相應，行幫助解，解幫助行，功力到了自然就成就。我給諸位作證，《法華經》裡釋迦牟尼佛給我們作證，佛所說的話句句真實。我現在雖然沒有到大開圓解，可是我有充分的信心，大開圓解不遠了。我也是從博地凡夫修起的，我並不是什麼佛菩薩再來

的，不是的。外頭也有人造謠言，說我是什麼佛菩薩再來的，我跟諸位說謠言、謠言，絕對不能相信，我沒有學佛之前也是顛三倒四。不過我跟諸位說，我比所有學佛的人真是有一點很幸運，就是一開頭就遇到好老師，沒有走冤枉路。我學佛就是兩個老師，前面一個老師圓寂了，後面就李老師。沒有走冤枉路，兩個老師指導的方向都非常正確，這是我佔了便宜的事情。

為什麼我說我不行？我從民國四十二年學佛，到今天差不多三十年了，還比不上六祖，慚愧，這就是不行處，這個不能吹牛。惠能大師在五祖那裡八個月，衣鉢就傳給他；我如果要是到五祖會下，我大概跟神秀差不多，三十年還沒見性，你看冤枉不冤枉？我不欺騙大家，但是我給諸位說，我有消息、我有把握，所以我很歡喜。這個消息、把握就是這三十年間所修的，我今天把我的心得貢獻給諸位。諸位應付世俗照以前老辦法應付，在佛法裡面你就聽我的，從根本智上下功夫。讀誦大乘，乃至於聽講，要用無分別智，絕不死在言語文字之下。諸位要能夠這樣做，有個十年你就自然不一樣了，十年時間不算短、也不太長，你一定會像我現在一樣有消息。你跟著我，時間就縮短一倍；我跟老師不是天天跟他，一禮拜見一次面、二次面。天天跟老師，那我的成就不止這樣，就是因為一個禮拜見一次面、二次面。這個通別就介紹到此地，下面就介紹經題，經題是《妙法蓮華經》。

為了講解方便起見，我們把順序顛倒了一下，先講「法」，再講「妙」，第三再講「蓮華」，最後我們講通題。實法，法裡面有三種，佛在本經裡面說，「我法妙難思」。如果要依照順序，應當先解釋「妙」，第二解釋「法」，剛才講，我們從義理方便起見先說法字。法是講十法界權實之法，權是講方便法，實是講真實法，這就把一切萬法統統都包括盡了。真實法是諸佛與大菩薩所證之法

，除諸佛與大菩薩所證之外，統統都是權巧方便法，尤其側重在佛教的教學上。我們將這些權實之法歸納起來不外三大類，第一個就是「眾生法」。可是說這三法之前，有一個大前題我們一定要曉得，萬法一心。《華嚴經》裡面所說的，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，所以說萬法唯心、萬法唯識。佛法教學終極的目的就是要我們親證萬法一心，你證得萬法一心就叫做成佛，證得萬法一心就叫做見性。

我們現在迷，就是迷這個萬法不是一，我們概念當中這一切法森羅萬象，各個差別不相同，它怎麼能夠合而為一？怎樣也合不起來。實在講這些道理天天在講，釋迦牟尼佛講了四十九年，歷代祖師從佛滅度之後，到我們這個講堂，你看看哪一天不在講？講來講去都是這句話。這一句話為什麼說了幾千年還都沒有說完，天天在重複的幹？主要是不悟。悟了以後這些話，給諸位說叫廢話，經典叫廢紙。所以五祖跟六祖講《金剛經》，講到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徹底明瞭了，後頭不要講了，什麼話都不要說。如果我們在座諸位同修都有六祖的根性，我們這個幾句話一講，大家都徹悟了，嘴巴就可以掛在牆壁上去了，從此以後沒事。為什麼天天講？沒悟，不悟就得天天講。我再告訴諸位一個妙法，你要想早一點開悟你就學講經，學講經會開悟。上在講台上，給諸位說，誠心誠意為自度度他，這裡面決定沒有名聞利養。要有名聞利養就沒有感應，諸位要記住這個，有一點點私心，佛菩薩跟你的電流就接不上，就有障礙。

一點私心都沒有，為佛法、為眾生，為了生死、為證菩提，一上講台，人就變了樣子，諸佛菩薩，俗話說，那個靈感都加持在身上。怎麼曉得？經本原先你所預備的，到了講台，一句都用不上。講台上所說的那些話，人家聽了很有味道，自己不曉得，不曉得這

些話從哪來。我這二十多年當中就是這個體驗。我講這一大堆，我下去之後，你要問我，法師，你講什麼？莫知所云，我不曉得講些什麼。從開講《華嚴經》之後，你們大家看看，我講經的時候經本沒有預備。唯識，跟你們說的這段東西，《百法》大概我總有十年沒有講，我跟你們講，應該事先要看一下。事先有沒有看？你看我這本子擺在桌上，動都不動，上課拿出來，講完了拉鍊一拉擺在桌上。如果說我天天講這麼多，還要預備，那個苦死了，人家都說我苦死了。從來沒有預備，上來就給諸位聊天，想到哪裡講到哪裡，實在有沒有想？沒有想。

現在諸位要學，就是從讀誦上學，我跟你們講的千真萬確。世出世間的書籍沒有講頭，沒有意思，念就好了。念了，智慧現前的時候一切貫通，深講淺講、長講短講無不自在，一預備就落在心意識裡頭去。你們聽經，不錯這是很難得，很關心我，怕我講多了累。我講不累，你們聽會累，我在講台上連著講四個小時、五個小時、六個小時不累，你們受不了，為什麼？你們是有心而聽，我無心而說，無心就不累，有心就累。再給諸位說，有心人會老，無心人不老，你們不是要學不老嗎？無心人就不老，有心不好。所以要曉得，萬法原來是一心。本來沒有眾生也沒有佛，眾生與佛是從哪裡來的？是由迷悟而建立的，假名建立，不要真認為有佛、有眾生。這是《法華》跟《華嚴》是一鼻孔出氣，一乘了義的大經，句句都是說真實話，所以這是實教而不是權教。《大般若經》、《大智度論》都沒有這個經來得真實。所以生、佛是由迷悟而有差別。

「妙字是能讚之辭」，讚歎什麼？讚歎這個三法都妙，眾生法妙、佛法妙、心法妙，三就是一，一就是三。所以三不是真三，三是一，三也沒有；一又不是真一，一又變三，一也沒有了。幾時到三與一都沒有了，你就好了，入了境況。你還有三有一，你還是迷

。幾時三、一都沒有了，這才是悟。我們按著這個順序先說眾生法。眾生這兩個字的本義是眾緣和合而生起的幻相。凡所有相都是緣生的，佛在《般若經》裡面說，「緣起性空」，「緣起無性」。為什麼會有緣起？迷失了真性。《楞嚴》裡面說得很妙，也說得非常善巧，「知見立知是無明本」，無明的根本是什麼？知見立知。知見是好事情，佛知佛見是覺，這一立知就迷了，所謂頭上安頭。但是我們實際上真的就是生活在立知的裡面，不曉得從立知裡頭跳出來恢復到本有的知見。知見是一，立知那就千千萬萬，無量無邊，知見就是真如。

前面說過，《大智度論》裡面講過，由於眾生不了解真如法是一，妄受五蘊的色心，我們這個身就是這麼來的，執著五蘊的身心以為是我。你們這幾天聽《百法明門論》，《百法》由於時間的限制，只給諸位略說。我記得有一年，大概是在民國五十幾年，我在法光寺講過一遍，時間是一年。一個星期講一次，好像講了大概四十多次，一次一個半小時，大概總有七、八十個小時的樣子。在民國五十六年我在佛光山講過一次，那次原訂的是一百個小時講《百法》，到以後由於差別因緣我離開佛光山，後面就加速度把它講完，一共講了五十六個小時，細說其味無窮。可是唯識這門東西不好講，講得不好就是死教條，枯燥無味，這東西難講，比經難講，因為經活潑，那個東西講得不好那真是教條，會講得人打瞌睡。

我們這個色身就是迷了以後執著，實在講五蘊的範圍也是廣大無邊際，五蘊就是八識，五蘊就是百法。可見得我們真正是在大海裡面取一滴水認為是大海，你看這個錯誤錯到哪裡去了！可是雖然我們為煩惱、業障重重的包圍住，我們清淨的本性實在還是妙極了，並沒有受到這些虛妄而有一絲毫的損害，沒有。所以真性在佛不增，在凡不減，不增不減。真性在哪裡？祖師常講，「六根門頭，

放光動地」，那才是本人，那是真的，一切萬法都是從這裡現起。可是這一迷之後，迷了它就有分別，對外攀緣五欲六塵，對內生心起念，隨念攀緣。譬如眼見色，心就為色相所牽，耳聞聲，心就為音聲所牽。諸位要曉得，這是為外境所牽的心是妄心，而真心如如不動。可是如如不動的真心我們不曉得，妄心我們自己能覺察得到。妄心非一，心王是心，心所也是心。可是一迷之後，心為境轉，痛苦來了，自己一絲毫的主宰都做不了，心為境轉。沒悟，念《法華經》為《法華經》所轉，何況日常生活？悟了以後，讀《法華經》，心能轉經，轉《法華》，不再為《法華》轉，日常生活當中心能轉境界，「若能轉境，則同如來」，這是《楞嚴經》上講的。

能轉境多自在，一切境界隨心所欲。孔老夫子他到七十歲才有這個能力，「隨心所欲而不踰矩」。這在佛法裡面講就是達到了轉境界的功夫，「若能轉境，則同如來」，孔老夫子到七十歲才做到。可是我們聽了這個話不要氣餒，孔老夫子大聖人七十歲才做到，我恐怕沒有希望，我這一生做不到，那就錯了。你應該想想，我比孔老夫子聰明得多，他七十歲做到，我三十歲應該做到，這樣才好。孔老夫子聽到才歡喜，後生可畏，孺子可教，青出於藍。你要一看到，他七十歲做到，我什麼時候做到？孔老夫子也流眼淚、也悲哀。我們要努力、要發憤。所以說懂理論、懂方法，只要自己精進，沒有做不到的。這種境界遲早現前，就看你精進的功夫，勇猛精進就提早現前，早一日證得；懈怠、懶惰就晚一點證得，懈怠、懶惰還是講精進，要不精進還是不行。我就是懈怠、懶惰，所以三十年才有個消息。我要像古人那樣勇猛精進，也早證得了；精進力量不夠，漸漸證得。

我們這個講堂，可以說這些年來都是在宣揚大乘了義經典。所以老同修常常來聽，雖然沒有證得，可是聽也聽得耳熟了，遍數聽

多印象多。見聞覺知之性皆是妙性，皆是不生不滅，六根的根性。可是眾生迷而不覺，如果不是佛出世，不是佛給我們指出來，確實我們不容易覺察到這個事實。佛在《法華經》裡面提出他老人家出世教化眾生的宗旨，八個字，「開示悟入，佛之知見」。這不但是釋迦牟尼佛一生教學的宗旨，也正代表了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菩薩無不是以這八個字為宗旨。佛陀教育的宗旨，就是開示眾生本具的妙知妙見。妙知見一開，境界就轉了，若能轉境，境界就轉了。境界是什麼境界？一切色相皆是佛相，一切音聲皆是佛音。你不是要聽經嗎？一切的聲音都是在講經說法，這真妙極了。你在看電視、看電影，是在那裡聞經，看的是佛，聽的是佛法，大徹大悟，無量智慧現前。絕不像初學的，那個戒律很嚴的，你看看「沙彌十戒」、「八關齋戒」，不准看歌舞，為什麼？因為你不悟，愈看愈迷惑，愈看愈煩惱，那不能看。

悟的人天天看，修行用功夫，修定、修慧，修什麼？天天到電影院、到戲劇場合裡頭去修去。諸位要曉得，他是用什麼？他是離開心意識，離開心意識見性所見的是色性，不是色塵；聞性所聞的是聲性，不是聲塵。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。諸位將來看《華嚴經》五十三參，那個裡面學就是這樣修。修禪不是盤腿面壁，到哪裡？哪個地方熱鬧，市場愈熱鬧的，到那裡去逛，那叫修禪定。五花八門在眼前，在耳朵旁邊，如如不動，這個修大定。盤腿面壁，有個人吵到心不安，你趕快走，我這定不下來了，那還叫什麼定？那不是定。你每天去逛市場，天天有新產品琳琅滿目，看到什麼？心裡頭如如不動，不起一點貪心的念頭，這修戒。所以每天逛市場就是修的戒定慧，三學三慧等運。可是這樣的修行人，你們如果看到還要罵他，他修什麼行？你看天天去看戲、看電影、去聽唱歌、去跳舞，這人修的什麼行？瞧不起他；盤腿面壁，這個了不起，這個要

崇拜他。真正修行人不曉得，裝模作樣的都把他看作這才是真的佛菩薩，眾生顛倒。可是這是一乘的教學，我們功夫不到可不行，功夫不到，你要天天跳舞，跳上幾天跳成癮，佛法完全丟了，被那個舞廳的人度去，你度不了他，被他度去了。這是要有相當定力的。

所以小乘要面壁，要離開五欲六塵，先要修這個。到大乘回小向大，自己有定力、有智慧禁得起考驗，這才再入紅塵裡面鍛鍊，紅塵裡面鍊出來的厲害。水蓮花有什麼稀奇，哪個池子不長蓮花？紅塵裡的蓮花這才名貴。你們諸位想學密宗，密義就是在此地，你們想想容不容易？不容易。自己是戒定慧沒有基礎怎麼可以學？所以先要學戒、要學定、要學慧。戒定慧有了基礎，還是修戒定慧，從初發心到如來地永遠不離戒定慧、不離聞思修。可是境界、方式是不一樣的，一個階段是一個階段的境界，決定不相同。所以我們對於一切人，一切修行人，要以平等心看待，我們也不曉得他什麼境界，平等心對自己決定有利益，不要隨境分別。他要裝模作樣那他自欺欺人，是他的事情，於我不相干，我心平等、我心清淨。不管別人的事情，我功夫不到我就老實的修，我有這個功夫要漸漸求進步。譬如你有能力，小學畢業有能力升初中，何必還要留級？那個沒有意思，用不著留級，年年往上升，年年境界不同，月月境界不同。諸位要明瞭這個道理，眾生法何其妙哉！迷了在看的是眾生，悟了眾生原來是佛，色是佛相，聲是法業，五欲六塵皆是佛事。所以到了極樂世界六塵說法，六塵是六性，都是性，都是法性，我們叫六塵，人家叫法性。今天時間到了，三法只說了一，佛法、心法下次再跟諸位介紹。